



糙杂物的反差，也是这件作品艺术语言生效的原因。

《新民周刊》：装置《凤凰》和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是什么样的关系？

徐冰：欧阳江河是一位对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现实问题非常关注和敏感的诗人。由于他的思维的密度极高，对文化、历史、现实问题总有新的洞见。在我制作《凤凰》的过程中，他曾去过制作的工厂，他和我一样，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新工人的状况，对中国那个特殊时期的急速的城市化过程与人类文明整体进程的关系很感兴趣。我们在工地现场或者与工人们共同制作这一对“大凤凰”的过程中所受到的一种实实在在的震撼。我想他和我一样产生了艺术创作的灵感。欧阳江河的这首长诗发表以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并且也有不同语言的翻译版本的出版。

《新民周刊》：您的《烟草计划》

这件作品在您的艺术创作中也比较特别，您是怎么从文字跳跃到烟草，将目光聚焦到和香烟有关的一种特殊历史回忆、反省与想象的？

徐冰：文字这个材料是用得比较多的。至于选择烟草作为材料，是因为1999年我去杜克大学讲演，一进入Durham城就能感觉到空气里烟草的味道。朋友介绍说：杜克家族是靠烟草起家的，所以这个城市也叫“烟草城”，又因为杜克大学的医疗中心在治疗癌症方面特别好，这个城市又被叫做“医疗城”。在这里，烟草与文化之间是一种多有意思的关系。同时，我有一个爱好，到哪都喜欢参观当地的工厂，那些“聪明”的机器比装置艺术更像艺术。参观了卷烟厂，我被制烟材料的精美所吸引，这么精美的材料，使我对材料这部分的思维变得敏感又活跃。我决定以这些材料为限定，做一个与烟草有关的项目。

当我在卷烟厂看到那些精美的

上图：徐冰《文字写生》。

图片提供/徐冰工作室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通过探讨人与烟草漫长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的问题和弱点。

制烟材料时，我想这些“物质”不应该被烧掉，它们可以用于其他地方——比如艺术。把烟作为材料近距离地接触时，我意识到，不应该给它们再赋予更多的主观评判了，它们已经承载着过多的社会内容。我不希望我的工作也只是被加入到宣传的行列中。因为烟草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它无孔不入，终为灰烬，与周围世界、与每个人都有着各种渠道的瓜葛——经济、文化、历史、法律、道德、信仰、时尚、生存空间、个人利益等等。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通过探讨人与烟草漫长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的问题和弱点。从历史上看，烟草与我们人类的关系时远时近，在某些时代视它为好东西，男女老少皆用烟。现在可以说是人类禁烟的高峰期。一个烟盒的设计，就能表明产烟、推销、禁烟合一的矛盾行为。人人都知道烟有害，但又离不开它。这种纠结就像情人间的关系，近了也不行，远了也不是。人的弱点与烟的含义共同构成了这种别扭的关系，把人天性中“没有办法的部分”揭示了出来。烟对人生理的害处和人从烟雾缭绕中所获得的无限性的东西，其实很难作出判断。

对我来说，我从来不从具体的材料、风格、流派的分类上去考虑我的艺术，任何材料都是我表达的一种语言。《烟草计划》涉及艺术、社会、历史调查等多个领域，或者说它是一个难于归类的领域。对这些艺术系统之外的领域，我往往更有兴趣，是因为我懂得艺术创作的能量不来自于艺术系统本身，而来自于系统之外。■